

卷一

書名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四卷 同治元年富經堂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1
 編號 D8664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9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四卷 同治元年富經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卷之一
 富經堂藏

第一回 見美色有心設計 求丹青故意登堂

詩曰

種福須常體上天 不欺暗室便為賢
 勿因惡小墮中做 積禍由來日久愆

光陰全逝歲月共流俗世中跳得出七情六慾圈兒打得做酒
 氣關子第知所當已守者名又自能知所戒者過方成豪
 此二語定然做出千般百計鑽求甚有無所不為遂至妻
 願父母于連親戚名份不願朋友交情義絕只圖一時歡
 他人性命以辱名教為倫常種七之弊可不嘆惜哉惟
 氣四字似乎相均一則煞究不竟一財字足統酒色氣
 怎見得財字倍統三則利害假如一箇人受着凶窮之

只為傾城

色

惹出禍如

天

顏氏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卷之二十一 富經堂

第一回 見美色有心設計 求丹青故意登堂

詩曰

種福須常體上天 不欺暗室便為賢
勿因惡小隨中做 積禍由來日久愆

光陰全逝歲月共流俗世中跳得出七情六慾圈兒打得破酒
色財氣關子請知所當已守者名又自能知所戒者過方成豪
傑反此二語定然做出千般百計鑽求甚有無所不為遂至妻
子不顧父母于連親戚名份不顧朋友交情義絕只圖一時歡
娛害却他人性命以辱名放為倫常種七之弊可不嘆惜哉惟
酒色財氣四字似乎相均一則然究不竟一財字足統酒色氣
三則矣怎見得財字倍統三則利害假如一箇人受着囚罪之

苦捱盡無限凄凉早起來看一看厨灶並沒半星烟火晚入室
摸一摸米缸無隔宿之糧妻子飢寒一身凍餓粥食尙且不敷
即有餘錢沽酒更有一種無義朋見面遠也迴避即近見白眼
面寒相加只有心頭恨恨那有另心覓美追懽身上衣衫襤褸
凌雲志氣分外消磨節規中莫如兄弟且低視于汝奚落一筆
思前想后只忍氣自嗟怎能有心與人爭氣正是

一朝馬死黃金盡

親者如同陌路人

此四字計來豈非財字倍加利害足統三則乎此是因一貴宦
公子爲色拋金欲追懽貴樂豈知天不從人之愿偏也遇着一
位因而有守秀士貞潔女娘後來反災及其身以至危戮父母
妻兒父子俱災弄成不忠不孝皆因以財易色而至禍可嘆其
遇非自取却說大唐玄宗帝明皇其登基初開元年號按史唐

睿宗皇帝乃李旦他因太子勸進起兵誅戮了武則天眾武党
併滅除韋氏反周爲唐中興祖基但李旦在位兩載不樂爲君
故傳位于皇太子爲太上皇不數載駕崩壽五十五葬于橋陵
也不多表此書單說唐明皇開元之初前用一班忠賢爲相宋
璟韓休張九齡姚崇張嘉貞杜暹等輔政致治太平民富可稱
盛世後來不有其終貶逐與思良復用李林甫楊國忠政又出
矣當時又有一奸佞臣官居兵部尙書之職拜在李林甫門下
二奸結爲心腹大爲唐明皇信任言計從他乃江南蘇州府
人有子一人名義彪他名義寬但義彪父在朝廷近帝彼在家
未仕上而載只捐納武職年方三十滿堂妻妾一心
未足爲人兇險品行不端凡見人閨女抑或妾媵妻不論有
夫或孀婦卽立起淫心于幾百計要弄上手來方休日前恃父

在朝官宦勢力欺凌虐陷附近平民過多實是色中餓鬼一天蘇州府南門城外有一專諸里內一貧寒秀士姓劉名善身入書門才高志大但未曾早捷高登科甲年交三十四歲上父母雙亡單身並無兄弟彼原籍風陽府人氏寄寓于蘇州已兩世了娶妻顏氏生得一貌嬌嬌尚未產育男女現在懷妊于身這劉善仍是在本土學校訓課生徒習文學以取資度日二香自得習讀以待赴秋闈應試一天劉秀士出門買物出城去了禍因顏氏精于女工描繡多與豪門捕刺綾絹以資丈夫誦讀日給之需亦一內助之賢姐也此天在門首買些絨線之物正遇本土狠宦之徒即係兵部尚書公子裴彪道經劉善門首一日看見顏氏娘美貌如花不勝羨慕即駐馬挽轡雙目睜睜看去顏娘即心閉門進內不表只說裴公子一路回府中一心專

意在此日所遇的美佳人是个本土劉秀才之妻怎弄得他身從于我豈不是在思埃想也不竟怀念出于口的嗟嘆之聲早有近身服役家丁一見公子心有所呆思光景短嘆長吁之狀即請問公子太爺有何心事不樂懇明示知小价或可待主分憂如何裴彪曰汝等那里得知吾今天出城遊耍及在南門外同府只見專諸里內劉善秀才門首一女娘生得美質娉婷只可惜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之上他雖一窮困秀才但是不守道學的書痴平日又不與會交怎能窺通彼內室之姐女某意欲用強打搶回來只恐他協全本土鄉宦縉紳上呈本境大員得知傳入京師禍及父親是不敢造次也恩笑不來是至心憂不下汝等衆人有何妙計謀與本公子酌辦得來倘事成就重賞你門白金千兩內二家人曰公子太爺不須心憂小人已有

計謀或可辦來此事且急切不得且更不可明搶奪果有干
傳于國法雖暗算个萬全之策乃可惟劉秀才書寫得一手妙
丹青本土頗有名声公子爺來曰攜帶綾絹一疋親往他書窓
浼求書寫丹青爲名他見公子爺是个赫赫有名貴官公子定
然一諾允從書成後特往謝他妙筆故厚交好以圖假結拜字
足須用多些金銀與彼只強爲通家交厚相善往來且劉芳是
一窮酸秀才見金帛那里有推却之理但思他妻乃好人水性
之見又以公子顯貴官門少年主未有不貪而動其心也倘
果然性硬難動須俟其有隙竅破綻處用智取之抑設計用強
此事何愁不就莫的裴公子當時听罢大喜曰此計妙甚莫無
遺策可准依也事成之日重重有賞計謀定次日膳後主僕三
人全公子上馬一家人持却綾絹在後跟隨一程來到劉秀才

書院中先命一家人通報知裴公到拜探有劉芳一聞卽出門
迎接裴公只滾下鞍馬相見劉芳請公子到內堂分賓主可坐
命門徒遞敬茶畢登時劉芳動問公子貴駕辱臨寒舍有何賜
教裴彪曰無故不敢造尊府只因久仰足下妙手丹青遠近
馳名今裴某亦得聞慕羨故特携來素絹一幅仰求妙手一揮
致意珍藏作爲至寶增光祈勿見却幸甚劉芳聞言微咲曰公
子那里得聞候听敢當認賞難道不知劉某乃一介寒儒只因
進學後兩科不第想必命限定該一貧儒終于困乏無有開科
之日也故設教生徒度捱日給所需併復窮乞學効別人書一
兩張俗筆丹青不過售于市井中邨落所是見晒于大方者自
不過以備日後防身餬口養老之謀耳豈敢有污公子貴人之
目反要書寫壞了綾絹貴重之物可惜之併難以賠償還的請

公收同去另尋妙手之人方安當于用也公子聞言冷咲曰足下之言太謙虛矣莫非不肯見賜乎裴某久聞先生妙筆遠馳近稱我蘇州一府第一丹青無人與定何須過于拒辭某非爲白手空求者倘承宛妙手之勞自當重謝休得推却劉芳曰既於公子不嫌汚目吾且敬醜墨豈敢當受公子賜賞之物但不知尊意要書的山水雲石抑或人物鳥獸花木之景裴公子曰山水人物四大景緻只由足下妙手傳神何須限客乎劉秀才領諾又曰此非一天半日工夫立就且待三兩天劉某趕書成自當親送至府上如何裴公子曰既得先生妙手承允敢重勞親送且待某于三天之後來府上取領併携送筆墨金來致謝也語畢相辭拱別起位劉芳送出門外公子上馬一僕人跟回府而去劉芳回身不知何日寫成丹青公子來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假結拜兇狼施阱

直賜贈神聖試凡

詩曰

君子相交淡水長

小人如蜜也兇狼

見機擇處方爲哲

醒眼須分免禍殃

駐語奸狼公子辭歸府去再說劉秀才有一厚交故友全學也是飽學之士亦是身進賢門未曾科第姓陳名陞他家富饒足承祖上基業有百萬資財之富田連阡陌之廣不似劉芳是个貧寒秀才但他兩人交結日久相善迥非以貧富分吝這劉芳屢得陳友助以薪火之資原是厚交不吝惜之處足見陳陞是个仗義濟急君子當日陳陞不時過到芳窓中叙談又有劉芳一得愛門生姓梁名琼玉也是个本土富厚之家但琼玉一少

年二十九父母雙亡並無弟兄手足彼雖年輕也曾學習武藝真
得一文武小英雄是與劉芳一厚誼師生亦不時資助師之困
之不多細表當日劉芳數天之後開筆書寫起一幅人物花鳥
山水雲石八大景後兩天裴公子親到堂中拜領劉秀才迎接
入下坐茶畢方取出綾絹一幅遞上裴公子雙手接過徐徐抖
開劉芳先開言曰雖承公子不嫌污目只恐見咲大方且裴彪
看罷八大景畫工精妙大加讚賞巧手果曰名非虛傳也改日
復來致謝以禮酬先生巧妙之筆劉芳微咲曰此濫習學污目
書來敢當公子謬賞何得言謝公子登時告別收絹幅入袖中
上馬拱別而去到次日果然命兩名家丁扛抬盒中各式禮物
來謝教此一天適值陳陞秀才到劉芳家中坐談此日一見裴
家主僕五人公子前進禮物在后一程扛上拱開堂下有劉陳

秀才迎接分賓主一全坐下問及起陳陞方知裴公子來此
重禮是酬寫丹青筆勞故也公子又問明得知陳陞又是个醫
門秀士當日一揭開各盒只見四季時果海味山禽食物又是
綾羅絲絨春夏秋冬各式疋疋又有白金五十兩一錠當此劉
芳見了許多食物綾羅銀子搖頭開言不敢領受重賜此乃些
小舉手之勞敢當此過豐重禮公子可即令盛价扛回府中有
裴公冷咲曰足下勿怪裴某率直之言得自誇張之罪想家君
在朝身當部屬于財上千百兩猶如牛羊身上拔一毛大樹林
椅一葉耳今此些需禮物何須掛齒且不妨得罪汝非富厚之
家身上做一兩衣服遮身免失斯文一脉休多見却陳陞見裴
彪如此說來只道他直情重念斯文窮儒者即相勸曰既叨公
子一片盛心劉兄長亦不須執却其美意劉芳听了只思受領

食物并綾緞要却返其五十兩之金公子懇至不依劉芳只得欣然拜領當日裴公子請告別劉芳挽留款以早膳陳秀才又傍留勸止公子只允諾領情此天劉秀才命門徒備酒筵裴公子先開言曰裴某久聞劉陳二位先生經綸滿腹八斗高才不日我騰奮翮定曰王之佐今裴某一心敬重寔欲仰扳結拜爲異姓兄弟且又忝同一府往來愛誼未知二位尊意如何劉陳曰這是不敢高扳公子汝乃顯貴宦門之輩吾二人是个不第寒儒多有玷辱豈敢從命乎裴彪冷咲曰某乃一个武夫不過藉家君近帝之榮是个白丁無墨者若得二位文星結拜通家所有文書往來修通全憑指點吾之幸也且待某披書往京都達稟明家君在部中待汝此科自有照應科甲準聯矣劉陳听了不約全喜悅只允從曰如此吾三人不以貧富貴所吝

且教着桃園再結之誠即日排條香灯于階前三人就向當空下跪祝告表文一番有裴彪居長劉芳爲次陳陞年輕爲季三人中陳劉兩真心裴假爲當日只有劉秀才娘子顏氏在后屏偷看見夫君結拜稟祝得明白忍味不住一聲早被裴彪是个有心人一目睍望入后堂偷看見了顏氏他急急退入內房躲避此色徒當時酒饌齊備三人坐席叙飲交談不覺三度申刻已見日落西山裴公子告別陳秀才亦抽身劉芳送別二人去訖劉秀才回至房中對妻顏氏曰拙夫自十八少年身進學門一連兩科不第是必功名遲滯也今或藉裴公子父親在京部家些少提拔得以功名早濟未可知顏氏曰丈夫休急喜歡依妾之愚見此段金蘭結拜得好不必言的如不結交此人更妙也劉芳一聞妻言心中不悅曰且住口汝婦女之流豈知通變

此日結拜我非高板于裴公子他出自直誠來致謝我之丹青
是彼先陳及與吾二人結拜的非我與陳陞弟定必倚靠此人
今汝冷語閒言是何道理顏氏曰妻非敢冷言多管妾自歸君
家數載果蒙陳秀才多少恩惠提扶不時贈助薪水之資并義
門生梁琮玉也是一般恩惠相週寔出于一心扶持我夫婦者
何曾平日間見這裴公子與汝些少往來恩至之交今因書寫
一幅丹青便即謝送此厚重之札外觀此人必有一貪丈夫乃
讀聖人之書明晰理者豈不聞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
如飴當汝結拜時妾在后堂觀見聞汝等祝告神祇之語已忍
不住發咲一声這生面人定必是裴公子一聞妾声音即日睜
匕偷看不定想此人不是个善良之士但陳秀才是汝故交妾
歸來數載那有迴避之那有半言議論之他乃正大君子只死

可疑忌者今交結這裴公子君須詳察其人乃可劉芳聞言頗
怒曰婦女之家三步不出外堂自此有客到探望不許汝出入
多失男女之序又露人眼目這顏氏見丈夫認真說來只不答
言无語話分兩頭再說陳陞別却劉芳與裴彪分手各自入城
未至家中于道途上只見一白髮老翁遠遠而來不覺行近陳
陞門首兩途奔走連声稱說賣寶真有陳秀才一駐足內老人
跟前拱手動問曰請問老丈既有寶貝物件何以日間不來沽
賣今已天色晚了又在學生門外呼賣不已寔為欠解請道其
詳老翁見問冷咲曰足下未知其由老拙果有非凡寶貝一物
善能救解人之灾厄但吾初到盛境不識稔程途趕至入城天
已是晚了忙速中連匕呼賣或遇富翁善士有憐念相帮如買
者又得求借一宿來日早匕回家免至榜惶也陳秀才听言曰

原來老丈是失路途之客請問老丈上姓尊名老翁見問即曰
老拙姓呂名扶世復轉問陳陞求借一宿陳秀才一諾承允即
請他進至大堂中老少分賓主下坐陳陞此時問及尊者有何
盛寶求借一觀老人見陳秀才乃一賢良君子即取出一物用
五色緋絲包裹數十重一一揭開乃一个小瓦淨瓶言此寶
名蓮子瓶陳陞見了冷咲一声曰老尊文死乃說言欺人的汝
今一小瓦瓶何為寶貝之物老人曰足下休得小覷此物汝乃
富厚之家园中必多種植花菓之物內有栽種之蓮且取來蓮
子二三兩待老拙當面試演來演汝一觀便知他是一個寶瓶
矣陳秀才聞此說即命僮僕往後園取到蓮子一盅遞過賣寶
老人他即持過桃揀上四十九粒放在瓦瓶中不知他低聲念
念有詞不知咒什麼言一刻間瓶口標出成花二刻發葉三刻

開花四刻仍結同蓮子當時通室香陳陞細看每一蓮花四
十九朵結四十九粒蓮子是乃是個寶瓶奇物也陳陞驚異曰
學生果也肉眼牙珠不識此瓶是稀世之寶未知老丈果售否
否不知老人如何對答或售贈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陳秀才一念憐貧 裴公子兩番放餌

詩曰 救急扶危君子志 貪花起釁小人心
試看善惡裴劉行 福者善兮禍者淫

當下陳陞問及老人果售賣的價值幾何老人曰售取之價有
限不過三百兩耳陳陞曰三百兩金小事也且命僕排上酒
飯料得老丈未用晚膳的明日差家人携銀送汝回盛鄉老人

曰既蒙售取買了且要先賜交白金老拙收下方敢領款酒飯若不先交銀子決不敢領情只憂是下明日疑心不買的陳陞曰老丈那里話來晚生是个頂天立地之人并非慳吝之輩豈肯失言請放心且三五百之金何足掛齒老人听了冷笑一声曰老拙今已九旬將來見盡千萬世俗之情多少慳吝薄情心險之人千萬中迥无一二信行者語畢拿回瓦瓶抽身而起陳陞起位跑上挽留住即命家人取出白金千兩一箱扛抬出放在中堂復請問老丈要用多少便是老人將銀錠挑取五十兩一錠共六錠足三百兩之數用香囊盛起藏入怀中拿起瓦瓶大步走出有衆家人見了大呼曰相公原來此老人乃一老棍徒且待小人等追趕拿回明日送官究治取還銀子總得甘心有陳陞曰三百兩銀子是小事他是八九旬老年之人倘趕走

他失足仆跌死寔乃人命關天想必他家會如洗是至將此三物騙去親觀看是來討借此銀子耳不許汝們拿捉待吾親自追請他回言畢發足去步追趕去出門已是天初黑暗月色光明只見老人我跑趕急出至一石閘門頭一搶已撞死仆于地中陳陞一見自驚曰不好了幸得吾也有見之明不容許家奴追拿此老不料他畏懼追趕今撞死于非命原我之罪過自想過意不及又未知他是那方人氏只問得姓名不及問其鄉居但彼有寶物銀子在身且守候至天明待有親誼人來承認方免被旁人奪盜他財寶且買備衣棺連財寶一物全葬待汝九泉心息言畢將身上長皂視脫下蓋在老人身上住足守候不一刻這老人大呼起來曰陳先生也來此乎陳陞一見又驚又喜即曰老丈令身骸安否老人曰老拙一刻撞暈了今回甦汝

來追追我耶陳陞曰某來特請老丈回寒舍用過晚膳非追追也且銀子乃小事汝且拿去用度足矣并小瓶寶貝晚生輩又非要汝的休得以此介怀老人微笑曰果善哉陳君也千萬人中未得一者吾將此瓶送汝作護身之寶汝之尊府吾是不到矣陳陞曰寶瓶乃老丈家傳好東西晚生斷不敢領受老丈曰陳君不知有旦夕之我災倘不得老拙寶瓶不久災禍臨身并死別物可救如得此寶及汝故友劉芳也死防碍矣陳陞听了驚訝曰晚生平素謹守國法不負官糧不欠民債不敢與人爭鬪縱有災殃只憑天所命耳老人曰陳君以老拙是何人寔乃呂純陽在四海遊雲又在凡世試察善惡行止今見君青年有善行珍重賢良日后前程遠大汝陳劉兩人身近帝邊之責但不日果有災禍臨身故特將此寶瓶贈汝日后有解災厄之用

且收除妖道以安邦國皆藉此寶今日將四十九顆蓮子肉帶回每日吞食一粒食訖不見飢餓謹記收藏切不可近狎汚穢之所去也一陣狂風一刻不見了老人只見星月交輝碧空雲淨當時陳陞望空拜謝起來獨自歸家已是時交二鼓細思有此異事又蒙神仙呂純陽點化救厄一回府將寶瓶蓮子收入書齋匣中連妻子也不知之是夜不表再說裴彪是日行了請帖命家丁投送聯請劉陳兩位義弟進府堂叙飲當日陳劉怎知裴彪是个奸陷之徒二人聞請全往相見弟兄呼喚裴彪先開言曰昨叨二弟盛款故愚兄今天特具小酌邀請兩位賢弟到舍一叙幸蒙不棄見東即光臨愚兄喜感不盡且待三兩天差家人往京都對家君說在本土秀士三人共結全手足之誼待今科進場考選定有開照准得金榜題名劉陳听了喜色揚



匕不勝感謝裴兄長用情見愛三人言語投机一假兩真自卯辰候飲酒交談至未刻方纒散收席筵當日一刻裴公子進內復取出白銀兩大錠共成一百兩對劉芳曰吾知二弟家資淡薄前之五十兩不過供些衣裳冠履之用別的费用俱无今再送白銀百兩且携回作些灯油需用以供習讀的帮助劉芳搖首曰前日叨蒙賢兄盛礼且有白銀五十兩強使弟受之已有愧了但以交情意重不敢卻返今之百銀見賜寔出于无謂弟斷不敢領當也裴彪冷咲曰如此賢弟非以交心爲看視某耶百兩有限之資即要見卻倘日後還有患難時還有什麼捨命扶替者吾一心以二弟清貧至以此少之金略扶助多有遺襲便爾認真果非知我心也當日陳陞見裴公子如此說來又見他兩番贈金與劉芳言出于真誠便不勝嘆美他是个豪俠之

交救困扶危之士怎曉得好狼其中用此香餌計謀當此時仍勸免劉芳領受下多言之劉芳被強勸一番只得順受拜謝之又言談一刻兩人告别裴公子親步送出儀門外陳劉也分頭回家不表陳陞只言劉芳一程來至南城外見江邊石勒渡頭有一少女娘在江邊痛哭向江水下拜淒然劉芳住足動問曰汝這少美佳人乃閨中細女何故輕出向江邊痛哭下礼想必要投死江中莫非汝深閨不謹差錯行爲是一死不足惜倘有冤屈逼凌不妨直白明言某若少有可與出力者定然與汝少弱女解紛不必畏羞隱諱有少女娘含淚曰君子不必疑心奴雖乃貧寒弱女頗明礼節只因先君在世欠下債主白金五十兩上年身故了奴只有老母孤零被屢次來迫取利息不能交還今即要交償還五十兩本金昨天此人親到吾母家在母面

言這取還如不償交五十兩之數即要勒取奴為第十房妾幸
得慈母不允他即起狠惡之言限以五日之內有足五十兩之
數還他即休如若仍无銀子交償第五天即花轎登門強娶決
不容情為此奴不想留此苦命于陽間特來喪葬于水府一來
免玷辱二免慈母担憂君子不必劝奴以生斷不在人間以受
此狂狙之辱玷也劉芳听了忿然不悅曰五十兩銀子豈可以
一少年之命博乎女娘曰家貧如洗親者不親那人肯憐孤恤
寡故不得不死耳劉芳听到此不覺動起憐心下淚曰世間狠
漢因財逼命者不少可惜他孤孀母女被此土惡威逼可憫也
又呼女娘不必尋死吾有白金剛足五十兩一錠共成一百兩
一錠汝且携回將一半交還此惡逆一半留為母女度日就此
去罢少女曰須蒙君盛德救答恩全天地但今一面未識豈能



在此江邊受領賜銀奴寔不敢拜領旁人觀見不雅敬請君子
移貴步至寒舍待家母主張可否受領方得于礼无碍也劉芳
聞言羨美一声光明正大女嬌娘令人可敬且請先步指引待
某隨後來見令壽堂果行不半里之遙少女進內復有六旬婦
人出門迎接劉秀才只隨進內下坐老婦請過姓名方知是本
土秀才即曰多感救答小女子江邊倘恩星到遲一刻小女身
葬大魚腹中矣老拙還未知其由今回歸說出有明劉先生大
恩人也不知果能救贈得母女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回 行善念劉芳遇神 設惡謀裴彪運寇

詩曰 漫言三尺沒神祇 暗室虧心有四知
善者得昌行惡禍 只爭來早與來遲

當下老婦言得劉先生救答大恩但此禍乃先夫留下果與土惡揭借此銀子有年息倍于本了上年先夫身故將衣裳首飾之物變賣方得寄土為安但今土惡威逼銀子自是母女一身抵當那里敢受恩人白手相送况且家貧空乏那有還償之理然前少后欠均屬同科的何須恩人與土惡互易劉芳曰此百金吾劉某亦受厚友相贈的今并不受償還休言欠字汝母女休得介懷老婦曰天下并死有此仗義恩人是死恩可報不免將小女侍奉箕帚少報恩德劉芳曰賢母之言差矣劉某乃一貧儒現有家室豈敢有屈令愛少年就此告別了某因一時忿此土惡凌逼且惜少年一命故不憚煩來此轉送此金以完了我心非望報也正起行老婦止之曰既不允請恩人且慢走先夫在世最好種菓栽花請君進破園中一觀汝是讀書之人

類愛花木之雅今一賞如何劉芳允從一進花園中只見多少奇花異果皆非世俗所植的劉芳又見左右有高低兩株奇樹不識得是何菓木劉芳請問兩樹出處老婦曰左邊之樹高一丈七尺獨生七十二葉結七十二菓其菓長三寸遍均金色右邊一樹三尺餘獨生三十六葉其菓寸半長一遍紅色左樹名長生菓右樹名不老菓此菓非常所有非凡所得今各摘二菓與恩人一嘗且留各一還遺細君如君夫婦食過增壽至百紀之外當時劉芳食末二菓直見異香甜美直透丹田五心爽朗讚美佳菓稱謝將食餘二菓收藏下老人又曰此兩樹非凡間之種要午刻方可折枝恩人明日午刻末此折枝回歸種植可也劉芳允諾登時告別歸家已是初更時候顏氏正要備晚膳與丈夫食他言食了美菓覺得甚飽又取出各一菓與顏氏食

末果羨着清香甜美五心透爽顏氏問及菓之奇美所出之由
劉芳將所遇一一說知顏氏所罷大讚美丈夫所行陰騭善事
天必錫佑了當日劉芳夫婦得食却仙菓后未及七享壽到一
百四十餘歲善終无疾而逝也无交代到次日用過早膳一心
往取仙樹種植說知顏氏又命各生徒暫還家未日方回課文
藝第留梁琼玉一人在窓中他一出門直程認此道途行里之
半是上日舊途一到了此地迥非昨天在山腳的茅屋只是一
山邱荒之所古廟宇一間行近草徑露出兩錠白金卽是原物
心下驚疑不定卽拾取回想未昨夜莫非撞遇邪鬼不成只進
廟宇中看是何神聖一身轉入只見廟中一大座天堦兩廊荒
廢有烟案并无司祝香烟行近神前座上一幅乃係九天聖母
又見左边金童捧着昨夜的長生菓右边玉女捧着不老菓當

時劉芳心下駭然見此聖像方知昨夜所遇母女乃神聖化身
卽倒身下拜謝聖母仙賜菓食又稟祝聖母娘娘倘劉某今須
困處下第但日后也有功名成就之日得上上三勝答圖答
一下果然連得三勝心中喜悅復謝稟祝曰倘得聖母庇祐功
名早遂身貴定然重修金闕聖像維新以酬聖恩祝罢拜辞神
聖歸家將此異事對妻說知顏氏听了不勝驚異又言丈夫行
此善事不料是聖母化身試凡可見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但行
惡之人可不戒哉往語夫妻勉善之言不表再說裴彪自從設
計用些財帛一心用的釣餌以賺劉芳之妻假結爲手足以爲
此魚可上釣豈知后来數次到探其家顏氏一心明知這裴彪
非循良之輩依着丈夫昨者吩咐之言永不出一面裴彪亦无
可奈何尋思无計此一天悶七不樂在家无聊只得往松江一

遊耍以舒心懷悞走道途到一山名虎邱山錯蹈山上陷坑跌
翻下馬被山賊捉拿至寨中有賊首坐在當中喝声匹夫見某
大王還不下跪好生胆子敢未探听某山寨虛寔該當死罪裴
彪怒曰汝死乃緣林盜寇要本公子下跪汝乎好生可惱今裴
某是失途悞走汝山非特未探听汝若杀害了本公子但
吾父在朝一聞知大兵一到將汝一群鼠輩寸草不留也有盜
首聞言曰汝這匹夫自称公子汝父在朝官居何職姓甚名誰
且說裴彪曰吾父官拜兵部尙書裴姓吾公子名彪本土那
人不問大名某現職武略將軍盜首自言某久聞裴兵部是個
奸臣入李林甫魚朝恩一党我要報父仇除非暗通此奸權方
能有機會可先結識此奸公子的當時离坐位親解其索縛曰
衆嗟嗟寔是有目無珠至得罪公子二人重新見礼分賓主下坐

裴公子又動問大王名姓他言某乃本土江南省鎮江府人姓
古名霸威乃昔先君名古全忠武后臨朝某父隨武三思隨征
爲部將立下戰功蒙君王敕授江南吳松總兵不想后嗣君听
信佞言奏說吾父縱兵下边隅擾害居民寔乃无辜被杀今日
父仇不共戴天故落州于松江府虎丘山招兵買馬有日糧州
豐足單馬准備即要杀上長安京都定報父仇只恨无内應之
人耳今不若與汝結拜爲異姓手足待公子修書我達上帝都
報知令尊公做个内應倘得了唐室江山之自願推舉令尊公
爲君吾爲之臣也只要報了父仇某心願畢矣裴公子听了大
悅曰若果兄有此心弟且與汝結拜當日二人拈香結盟言大
王年長二歲爲兄裴公子爲弟礼罢中堂上早已排開酒筵兩
英就席双匕對叙言談之際裴公問及趙兄長有几位令公耶

古霸威回三命蹇不幸先妻死去數秋未有后嗣人某須落州
爲寇但一心不以家室爲念又不妄搶民家婦女故今尙是年
年孤獨一身裴公子贊嘆兄長是个不貪女色英雄之輩與弟
心性不同但弟一生毛病專于美色有一心腹不滿意事日悶
无聊故今過尔遠遊松江不期快入此虎邱山得與兄長結拜
亦一緣遇也當日古大王問及裴弟有何心事介于怀中裴公
子將劉秀才妻顏氏生得一貌如花是至求寫丹青爲名又假
結拜弟兄屢乞不得成就美事干般打算不得此婦上手是至
心上大不如意也霸威听了微咲曰此事何難彼既精于丹青
妙手就有机竅矣賢弟且先回府中待愚兄改裝下山親到蘇
州府認做客商言久聞丹青妙手特未聘請他到松江書寫方
今名畫謝他筆金千兩彼是一貧儒豈有不樂從而往藉賺他

上山一身犹如入了羅網那時由賢弟計較這顏氏如何他從
順了不必說倘不依從再有別計設施裴公子听罢大喜在山
宿了一宵次日仍用過酒膳相辭分別話分兩途單言古霸威
此天改裝下山一連五六日方到得蘇州府城入南門外果然
尋訪着劉秀才先通報請見有劉芳出門迎接入分賓主下坐
問請姓名霸威回言古姓名此身爲商家久聞先生是位丹青
通府妙手特遠來此敬請往松江府一遊求寫丹青數幅願謝
千金幸毋見却有劉芳一想今秋闈在途赴京都入科場也要
用一二百兩銀子那里得來不若湊此重謝可承允于他但往
松江隔府多路途則八九天速趕則五六天計往返不過十五
六日可以歸家了不知劉芳允往松江如何中他毒計看官且
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設陷阱強盜露餉 畏律法秀士埋金

詩曰 不與神祇不畏天 只圖美色陷良賢
一朝勢尽罪盈日 遠遁高秋命不延

却說劉芳計未程途不遠得了千金重謝可以應科得往京都
也有路費又足妻之日給用度矣寔乃天就成功也但不必一
刻承允之易開言以不思遠出為辭當時古霸威見他不允遠
行心中又想一計即依他日既然先生憚于遠行待某節于盛
府買綾絹疋疋待先生細心在家書寫仍謝以千金是不失信
的劉芳听了倍喜諾承允即日妙不過在家書的毫筆富于
用但疋疋之綾絹非三天兩日工夫多則一月至趕速二十三
五天不嫌汚目則可代勞趕起送上古霸威言曰須要先生書

得傳神奇妙兩月之久不為遲延言畢珍重作別而去果然次
日買送未白綾絹疋疋交劉芳接領下又別去那劉秀才那里
得知內裡機謀暗只一心書寫起十大幅白綾十大景人物花
木鳥獸山水雲烟奇峯怪石之類剛得一月之前早已繪起當
日古霸威一月等候此一天帶了兩人扛抬一箱子未至劉芳
家中令人通報知迎接人分賓主下坐劉芳將十幅白綾寫成
的景物一一展開古霸威只將觀看過太加稱賞連聲妙已即
此徐七捲埋命過二從人收拾了將千金箱子呈送上劉芳俱
推讓不敢當此重大之礼霸威曰區區千金何須掛齒今蒙先
生不却得此妙手丹青洵為稀世至寶請先生收領當時劉芳
將箱子封皮揭去開看只見是二十錠銀子每錠五十兩共足
一千兩之數但細看銀錠中央有朝廷記號是國餉之銀劉芳

見了覺得驚異卽問曰足下旣爲商家之客這是朝廷庫餉之
銀前者解餉回京被本省松江府盜寇所劫去至今尙未破消
盜劫之案今之餉銀足下怎處得來的古霸威見露出機關國
餉見劉芳動問料想瞞抹不過此餉銀只得寔說曰劉先生不
用多疑某原是松江府虎丘山寨主古霸威是也曾聞劉先生
滿腹經綸只因功名屢科不第困守清貧良材惜屈故借寫丹
書爲名寔欲聘駕上山做個參謀軍師報復余父之仇故欲成
大事共享山河豈不爲美哉劉芳驚曰寨主差見了生儒一介
貧士區區也賊名玷習儒學并无才智枉寨主妄荐費心矣况劉
某常讀孔孟之書略守皇法斷不敢做此滅族覆宗之事也且
吾與寨主一較論汝兵不滿數萬將只數員糧艸不繼年月如
何一旦動兵不若回頭是岸改邪歸正雖令先君被害但唐先

王早已去世令嗣君英明有道何得以管怨執新况君戮臣无
罪父斬子无仇汝何不特上京都陳疏明令先君昔日无辜屈
死且待新主追封登贈成汝大孝少不免子陰父職还不名聲
千古馨香強如生心叛逆所爲古霸威听此一番卽曰先生金
石良言未爲不是但先嚴于先帝屢立战功一朝无辜慘死令
人子怎肯下此忿心况天下者人人之天下有惡有能者可居
之但吾雖兵微將寡前者有誓必要報却父仇卽一死何恨之
有今先生不願上山吾亦不能強請只憂后再用多人來劫取
何憂先生不是吾之護佐者某今且去也言畢與二從及素兵
四人一刻躡出門奔走而去一時見計謀未就亦无心往見裴
彪公子一程奔回山中去了當日只說劉芳一見古寨主不依
勸諫良言一刻忿然別去又不能追回將此項干犯國法餉銀

交送同他心中寔見不安呆想一回又不敢揚言往追趕此人只得進至內堂對妻顏氏一一說明顏氏也突覺驚駭卽曰此事大有干係妾屢屢勸諫汝不可書售丹青寔乃識人多處禍端多不若趁今無人知覺將此餉銀鋤掘一穴埋于土中釋了生徒絲帳不在此土且自回歸鳳陽故鄉埋此踪跡方得抹滅了與山賊相通之禍患也當日劉芳見娘子說得有理只依從之未及關門不想事當敗露劉秀才夫婦應有此灾禍的詎料偶遇裴彪突來探望但前兩背皆用家人通報方進他內堂今裴彪一心注意在顏氏故此日靜悄不通報直程快步進入中堂方呼喚劉二弟在家否這劉芳應聲卽出其銀子一箱未曾收拾起仍在中堂裴彪一見堂上箱子打開許多大錠銀子不勝驚異細看未又是國餉字號卽動問二弟此銀是國餉記

號怎生得未劉芳見問料賭他不过况已義結手足未必他反未陷害于我只得寔告虎丘山寇未迎請一節裴彪听了心中明白緣何這古霸威不未知會我卽刻回山去了此是何解但當裴彪假作不知變色急回賢弟此事關天重大須當密認瞞過外人倘一洩漏風声性命休矣劉芳又將依妻之言埋金于土卽日逃回故鄉直說明白裴彪虛言曰嫂也果然算得高見二弟可依從也裴彪登時告別劉芳因于心忙有此埋金急事也不款留這裴公但他一出劉芳門首且不歸家急忙催轎一程扛至蘇州府衙中未拜會傳具名柬通報此位蘇州知府姓柳名榮春係山東省青州府人當時迎接入裴公子分賓主告坐于穿堂卽開言問及公子光降敝衙有何見教請道其詳裴彪曰无事不敢驚動公祖大人合治生特爲此大事未救脫

蘇州府滿城百姓之命柳知府听了嚇驚不小急忙問曰清平世運公子何出此言裴彪曰公祖有所未知治生前月往松江府遊學喚走虎丘山被山上賊人擄上山要逼勒銀子當時某說出家處在朝名職盜首方不敢按索放回下山吾也認得賊首六箇并頭目數人的面貌不料今天出府買些物件在南城外專諸里一見劉芳秀才送出門首三個客人某認得是松江虎丘山的賊首并兩個頭目外又有四個從人皆扮作商人之狀這劉秀才慙慙送出想必這劉芳是一貧儒守不得困苦故勾引這虎丘山強盜想必謀為不軌未可知只憂此賊其志不小又是屢敗官軍倘被他引賊兵入城為內應劫奪了城中倉庫不打緊若佔搶了江南府城則一大郡生灵俱為魚肉了有此大事非關係一人之事故治生思此事緩辦不得的故急忙

上疏突而末不敢隱諱請公祖大人刻即點齊差役拿捉了窩寇逆秀才立刻申詳督憲布按上下刻日正法寔是亡了賊人一內應之弊方免此大患也當時柳知府听罢神色一變亦見心下悌惶曰幸值公子相遇得巧切寔是乃救活百餘萬生灵之功待本府即日密委眾精役先拿此狗秀才汝且回府萬不可少洩風声于旁人表公應諾暗大喜登時告別回府一路自思顏氏是掌中之物好不称心不表奸狼暗說有柳知府即刻陞堂傳齊班首衙役五十餘名令兩名先入專諸里邀請劉秀才書寫丹青一出門見面合全五十名一齊刀鎗押送入府衙路上不許揚言恐走漏消息眾差領命頃刻末至專諸里劉秀才府弟見双門關閉一役只得將門打開直進內院只見劉秀才在芳園詩鋤鋤地竟不住手一役曰秀衣乃讀書貴客非是農

夫緣何揮起錚錚扒掘我今奉知府大爺命特請秀衣進衙寫
丹青劉芳舉頭一驚暗思事關重大心忙意亂其驚非小又因
箱子餉銀未及收藏必被差人看見心中驚惶勃然变色即放
下錚子被二役纏出門外不由分辨衆差齊舉刀鎗押進府衙
不知劉芳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後唐奇傳卷一終

新刻繡像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卷之二 富經堂藏板

第六回 裴公子暗施辣手 柳知府昧察慘刑

詩曰

對面明鎗容易躲 暗施冷箭是難防
試看裴子机謀密 善良難免獲盆殃

當時柳知府二差役只見劉秀才箱子上許多銀錠雪花亮白
看來原是國餉字号只因失去國餉已經兩月在本土官會經
出至賞格銀五千兩各官大小衙役軍民皆知今二差役見了
厲声曰好秀才讀書君子做此朝廷逆犯如今失去國餉有着
落了人脏現在故府大爺一標發的密票先令我二人共請寫
丹青再發五十人于出門時一齊刀斧押送原爲此大事今五
千兩的賞格穩七到手了語畢二役上前把住拍行劉秀才大